

陸
灿
著

我所了解的孙逸仙

屠武



中国和平出版社

我所了解的孙逸仙

陆 灿 著
傅伍仪 译
季 风 校

To Yen:
Enjoy!
Aloha,
Carolyn
8/1/06

中国和平出版社

责任编辑：伏 琥

我所了解的孙逸仙

陆 灿 著

傅伍仪译 季风校

*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

*

字数42,000 开本787×1092 印张2.25 插页5
1986年11月第一版 1986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6,540册

统一书号 10481·022 定价：0.70元



孙中山十八岁照。



广东省中山县翠亨村，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在这里出生。左上角小像为他青年时代好友陆皓东烈士，本书作者的叔父。



1890年前后，孙中山在香港与友人合影，前排左起：杨鹤龄、孙中山、陈少白、尤列。后立者是同学关心焉。



一九〇五年春，孙中山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与留学生合影。



上：1906年孙中山赴南洋筹款在新加坡与友人合影。

下：1912年任临时大总统时的孙中山



1912年4月20日，孙中山抵福州考察时，与各界欢迎者合影。





上：1912年5月27日，孙中山在翠亨村故居门前与家人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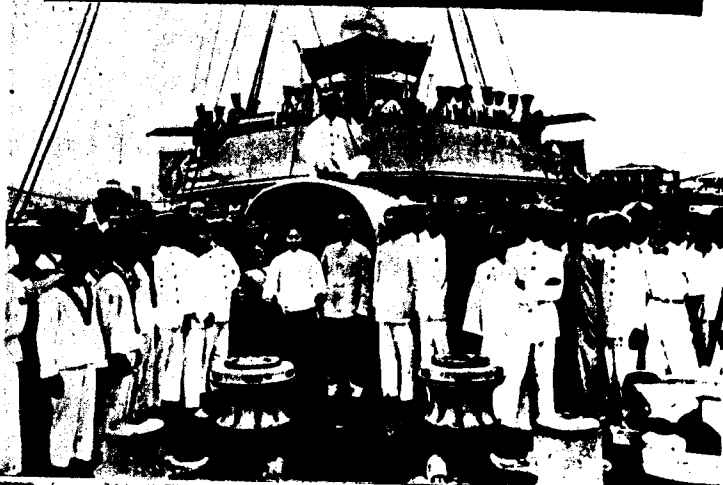
下：1916年4月9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日本开会庆祝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前排左四宋庆龄、左六何香凝，后排左二廖仲恺。



1915年10月2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在东京结婚后留影。

一九二三年八月在永丰舰上留影。

孫大元帥一週年紀念會



1924年2月24日，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列宁逝世追悼大会。左旁第一人为孙中山。中立者为廖仲恺。

华侨是革命的母亲

孙逸仙

献给亲爱的叔父，为革命捐躯的第一个烈士陆皓东，亲爱的父亲、为革命事业坐牢六年的陆连谷以及所有勇于献身的死难爱国者。

作者

目 录

| | |
|-----------------------|--------|
| 前 言 | (1) |
| 一 出生和童年时代 | (3) |
| 二 学医、结婚、第一次造反 | (11) |
| 三 在日本和夏威夷 | (19) |
| 四 加利福尼亚和英国 | (22) |
| 五 欧洲 海峡地区 重返 中国 | (28) |
| 六 美国和欧洲的组织 | (32) |
| 七 家 庭 | (39) |
| 八 为一九一〇年作准备 | (44) |
| 九 革命成功 孙被推举为 第一任总统 | (48) |
| 十 第一个政府的危机—— 背叛 | (56) |
| 十一 试图重整旗鼓——部分 成功 | (59) |
| 十二 苏联的影响 | (63) |
| 十三 疾病、逝世、留给人民的 遗嘱 | (64) |

前 言

中日战争期间，檀香山的社团一致选举我任不取酬的援华会主席直到一九四六年八月。我常收到大陆（指美国大陆——译注）作者来信，要求我写我所了解的孙逸仙的传记。但那时我忙于筹募捐款，无力进行为这位伟人写传的巨大工作。

战胜日本后，援华会解散，我才有时间收集资料和照片来编写这本书。访问大陆时，我在洛杉矶拜会了贝蒂·泰勒夫人，她曾通过旧金山和檀香山的中国领事馆写信给我，询问我有没有关于霍默·李将军（美国人，曾任孙中山的参谋长——译注）的资料。我拜会她的时候给了她一本我记得的从南京开始的短故事。她志愿帮助我写孙逸仙传记。

鉴于当前中国饱受内战、干旱、洪水、通货膨胀之苦的灾难处境，我自愿把写这本书得到的钱送到中国去援助受难的人。

我一向认为，孙逸仙的真实传记应由中国人来写，以便西方人更好地理解。写孙博士的书已有很多，但通常是从美国人或欧洲人的观点来写的。中国人知道这些著作中不少叙述和描写是不正确的，但没有人去做更正工作。

伟人的真实情况往往被传奇化和神秘化，孙逸仙也不例外。他在西方世界被描绘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和神秘的叛

逆者的混合体。正是为了澄清这些似是而非的东西，我写了这本书。我可能并不比很多其他的人更适合来写孙博士的生平，但至少我在此书中采用的事实是基于我的亲身经历和记忆而不是道听途说。为了中国，也为了全世界，我认为这本书是对中国第一任总统的更清楚的更真实的写照，可以使东西方之间有更完好的了解。

陆 灿

一、出生和童年时代

孙逸仙和我出生在同一个村子里，一个中国南方广东的小村子，名叫翠亨村。翠亨是透明的碧玉的意思。这个村子座落在石岐和澳门之间，水路可通金星港，离广州和珠江四十英里。五英里外才有一个集市，平时买东西要靠行商小贩。十英里外有个两千户人家的董家村。我们和董家村的人多少都有点沾亲带故，我的祖母是董家的，她的哥哥、我的外伯祖父是董家的族长。

我们的村子有一百来所砖瓦房，四周有中国式的矮围墙。围墙外面是稀稀拉拉的农民的泥草房。

清朝官员和税吏常常对我们采取粗暴和高压手段，甚至纵火烧房作为消遣，更多的时候是逼我们缴粮纳税。无疑地，这是促使孙逸仙反对压迫的开始。

翠亨村是香山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后来为纪念孙博士，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村外群山环绕，泉水灌溉着肥沃的稻田。大部分稻田为本村或住在大城市的地主所有，但都由佃农耕种。

有一个种着村边十亩地的佃农叫孙达成，就是孙逸仙的父亲。他靠这点地养活妻子、两个嫂子、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过着俭朴的生活。一个儿子很小就死了，只剩下一个儿子叫阿眉，大约十五岁，还有一个小女孩。这是一个辛勤劳动的家庭，但也是一个有智慧和厚道的家庭。这是不寻常的，特别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在满洲贵族统治下，因循守旧，非常落后。

我比孙逸仙小七岁，当然不可能记得他的生日，但我相信我能正确无误地告诉你，那是一八六六年的十一月。那时美国正在致力于消除内战的后果，欧洲盲目地走向四年后爆发的普法战争，而中国被旧传统束缚着，像一头在满族贵族征服者铁蹄践踏下的睡狮。

在翠亨村，山岭贫瘠，天气凉爽但并不寒冷，北风把落叶吹到一座寺庙周围。在庙里，三个村神静坐着，两个女神和一个坐在它们中间的男神。男神北帝是这个村子的主宰。他手持宝剑，母指朝天。村民们在这里烧香，祈求好运。

孙达成家虔信北帝。一天傍晚，这个农民和他的妻子、两个嫂子谈论着北帝，两个孩子在屋外静听。孙达成的妻子，一个黑皮肤的小脚女人，正怀着孕，她做了一个梦。

她对丈夫说：在梦里，北帝垂头丧气地向我走来，他披头散发地哭着，好象我怀的孩子是他的克星似的。我们必须设法消灾避难，把孩子奉献给神，求神保佑。我们应该给孩子起名“帝象”。

在这点上她和丈夫有些争论，但她强烈坚持，因此，十月十二日，当儿子出生时，他被命名为帝象。她希望把孩子奉献给神，他就不会危害神灵了。然而，命运表明，帝象不仅反对村里的神，而且反对国家的、朝廷的神。

帝象就是孙逸仙，他生长在广东偏僻地区的村子里，过着农家孩子的普通生活。他个子不高，相貌堂堂，有着母亲遗传给他的圆脸和黑皮肤。他温和好学、真诚，但在儿童时代就反对陈规陋习。我们多数孩子在家不做什么事，但帝象要帮他父亲做些家庭杂务。

村子里有两所中国老式学塾。学生一天到晚读书，只在

吃饭时才休息一会儿。一个中年男教师管教我们很严格，每天他要全班学生朗读，然后一个个背对着他背诵。有钱的学生自带桌椅，其余的坐在学校的破椅子上。中国学究式的迂缓、单调的教学方法，引起很多非议，但这种方法尽管教得少，却教得扎实。对一个孩子来说，这样学习的《三字经》是不容易忘记的。多年以后，孙博士告诉我，他还记得在村塾里学到的功课。

除了春节一个月假期，只有端午和中秋是放假的日子，我们兴致勃勃地玩两种游戏。

第一种叫跳青蛙，类似美国的造房子游戏，机敏的帝象总是领先。

第二种叫砍甘蔗。把一根长甘蔗直立在地上，每个孩子拿刀从顶端砍一下，砍下的甘蔗皮越长越好，砍得最长的人吃甘蔗，其余的人付甘蔗钱。帝象常常是吃甘蔗的，而我则很少吃到。其他的游戏有放风筝，踢毽子和耍棍棒。

在此期间，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逝世了。按照中国习俗，他的儿子把他的遗体送回家乡翠亨村来安葬。死者的儿子陆皓东是我的叔父。他只比我大几岁，大约十二岁。他留在村里读书，成为帝象的好朋友。

陆皓东这个人才能出众。他出生在大城市上海，阅历比我们丰富得多。他是个优秀的学者、聪明的艺术家，还具有音乐家的气质，他的观点是很进步的。他和帝象一样，不满村民对满人那样畏惧和麻木不仁。他是个敏捷、活跃、心明眼亮的孩子，有着无穷的好奇心，一旦献身事业，就迸发出狂热的忠诚。后来，他成为第一个革命烈士，就是明证。帝象和陆皓东志趣相投，成为终生密友。

这时村里街谈巷议的中心是夏威夷，许多人家的子弟去那儿成了商人或地主，翠亨村不断收到来自夏威夷的家信，说那儿很容易谋生，而且生活比这里好得多。在夏威夷发财的人们中间就有帝象的哥哥孙眉。孙眉来信请父亲允许帝象去檀香山上学，帝象很高兴。自从陆皓东来翠亨村谈到外部世界的情况，帝象一直向往外出旅行。孙达成为儿子准备好行装。父母、伯母和同窗好友舍不得帝象远行，陆皓东和帝象更是难舍难分。但对帝象来说，这是多么不寻常的冒险机会！我想他一直是喜欢旅行的，即使在他以后的坎坷生涯中，也是如此。

一个黝黑的，个子不高的十三岁男孩，文静但又好奇，从澳门乘英国轮船格拉默克号启程。他从此踏上毕生的旅程，决不后悔。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船上，他用大部分时间向能听懂他的话的人提问题，他还到轮机室去看巨大的轮机是如何运转的。

经过三个星期愉快的旅程，他在檀香山下船，穿着中国长衫，辫子盘在头顶上，戴着红顶的绸瓜皮帽。哥哥孙眉到码头来接他。在一个中国农村孩子眼里，这儿到处都是新奇景象。高楼大厦、棕榈树和拍岸的浪花、白皮肤蓝眼睛的人，说话是那么怪声怪气，还有那些色彩丰富的海岛居民。

帝象忙于观看眼前的景色，几乎没有听到孙眉在说什么。孙眉说他将送帝象到一个名叫洛拉尼的教会学校去上学，校长是艾尔弗雷德·威利斯主教。遗憾的是孙眉住在一个遥远的、名叫莫衣的海岛上，他在这个岛上经营一个牧牛场。因此，帝象必须住校，而且不能常去他哥哥那儿。这实际上正合帝象的心意，他可以自行其事，不受家庭的约束。

艾尔弗雷德·威利斯主教是个无私的，不寻常的人，后来我去檀香山，他成了我的老师。他很关怀身边的中国年轻人，并且竭尽全力教育他们。为了让他们负担得起，每年包括食宿的全部费用只收一百五十美元。

艾尔弗雷德·威利斯主教对帝象非常关心，帝象不会讲英语，但学习很勤奋。当然，在洛拉尼学校所受的教育和我们村塾中那些死背硬记的四书五经是完全不同的。对帝象来说，一切又是新鲜的、富有吸引力的。他第一次开始认识整个世界和世界大事。这使他对中国的生活更加不满。

他进步极快，三年后，一八八二年他获得英语语法的二等奖。奖品是一本关于中国的书，由海岛的国王卡拉卡瓦亲自当众授给他。

这时他已能讲流利的英语，他对许多事情都感兴趣。有一次他去看他哥哥孙眉时说，他想和同学一起受洗做一个基督徒。

孙眉感到吃惊，他做梦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他送弟弟去学校只是为了受教育。他对帝象竟敢离经叛道，皈依洋教十分震怒，禁止他这样做，并给父亲写信详细报告了这件事。父亲回信命令帝象立刻回家。

帝象乘船经香港回国。在去翠亨村的路上，换乘一条当地的帆船。途经一个小岛时，船长告诉乘客说海关官吏要来检查，如有人违抗检查，将给全船人带来麻烦。

海关官吏受贿收礼而且很贪婪。第一次检查后，帝象刚收拾好行李，很快第二批关吏出现了，人们再次打开行李。第三次是查缉鸦片的，关吏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帝象还没有把第三次检查后的行李整好，第四批关吏又来了。他们穿着

制服，全副武装，声称是来查煤油的。帝象认为太过份了。他粗声对他们说，他的行李已被检查过三次，只要看看他行李的大小和形状，就可以清楚行李中决不会藏有煤油的。

关吏们很快转身走了，这使船长和旅客们惊慌不安，他们抱怨此举将给大家带来麻烦，这条船将被扣留，明天走不成了。

帝象平静地说，船抵港后，他要代船长向高级官员告状，船长和旅客嘲笑说，这里不兴告状，如果越级上诉，只会找来更多麻烦。

这时船长讲了一个故事：一名旅客从香港回乡探亲，随身携带一些香肠，两次都被贪得无厌的关吏没收，第三次他在香肠里放了毒药，这个关吏被毒死了。

帝象趁机宣传起改革的必要，他告诉人们：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予人们平等的权利和自由。这种检查是不应有的，必须反对，令人费解的是关吏没有再来找麻烦船被放行了。（据悉是敲诈了船主一笔不小的“罚款”后放行的。——编者注）

十七岁的帝象回到家乡，和四年前离开时完全不同了，西方教育在他身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他满脑子新思想，对人们古老的生活方式更加不满。过去在他身上表露的独立性格和果断，现在已变为公开的造反和对抗。

村里每一件落后的事都使他不高兴。他痛苦地认识到，和世界上其他地方相比，这个村子的人民多么缺少自由和发展的机会。传统观念和愚民教育，加上清政府的残酷统治，使他的同胞们镣铐在身，不能自拔。他并不是第一个或唯一意识到这些积弊的年轻人。中国有数不清的秘密社团，多方试图进行改革或推翻现政府，而且不断爆发起义，十九世纪四十

年代的太平天国起义持续了十四年。但由于清政府的镇压和外国的干预，所有的反抗都失败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反抗和推翻清政府几乎是不可能获得成功的。

但一系列政治上的惨败逐渐证明清政府已无能力治理和保护中国。鸦片战争导致向“蛮夷”屈服，太平天国起义几乎致清政府于死地，一八六〇年俄国要求割让北部疆土。这些事件使清政府不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丢了脸。皇室统治的腐败，慈禧太后的更加专权，使中国人民对清政府的憎恨达到极点。

因此帝象和许多有头脑的中国年轻人完全认清了清朝制度的罪恶，要改变它。我认为，这时他还没想到自己去改变它，他希望协助、鼓动其他人起来干。

他常常和我的叔叔陆皓东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们都对此感兴趣。陆皓东自告奋勇，在广东衙门征兵时，报名参加清政府军队，接受军训，他受训回来后以厌恶的口吻对帝象说：由五十个训练有素的士兵组成的队伍就可以打垮这个军队和摧毁保卫广州的虎门港。

帝象沉思地说：“为什么没有这样的队伍呢？如果有这样的队伍，我们就可以夺取政权，中国就可以取得她在世界强国中应有的地位了。为什么没有人来开始做这件事呢？”

陆皓东笑道：“也许你就是做这件事的人。”

对陆皓东来说：这只是一句笑话；但对年轻的、有理想的帝象来说，却孕育了要为中国建功立业的思想萌芽。

反抗，任何方式的反抗成了他们考虑的首要问题。在谈论失败了的太平天国起义，一八四六年由洪秀全发动，最初是一种基督教运动，后来成为有组织的反清斗争时，这两个孩子认为，反抗是从砸烂古老的偶像开始的。

帝象从这件事中得到了启示，他决心和束缚他的神、家庭和传统习俗一刀两断。他把陆皓东和我以及另外一些孩子叫到一边说，他从夏威夷回来后，曾被迫去庙里烧香，但他只是做样子，他不信神。我们不仅吃惊，更被他接下去提出的建议所激动。他说他要带我们到庙里去扫除迷信，捣毁他一生下地就把生命奉献给它的这个北帝。这对一个中国南方广东农村的青年来说真是一件惊人之举，他别无倚靠，有的是伟大的理想和坚强的决心，他是在为人民、为中国而斗争。

我们在大白天去庙里，那儿没人，只有一个看守人在外面睡觉。留下两个人，盯着这个看守，帝象和陆皓东走进庙里，帝象砸断了北帝那只朝天的手指，陆皓东用小刀刮掉了一个女神脸上的油彩。

我的同伴和我好奇心胜，只顾看他们在里面怎么干，没有注意到看守醒了。他立刻发出警报，我们都逃回家里。帝象被人看见了，并被认出是带头的。从我前面介绍的背景情况你们可以想象翠亨村是如何惊恐万状。他们认为这种卑劣的恶行是前所未有的。

大人们赶到孙达成家告诉他，他的无法无天的儿子在庙里干了什么勾当。孙达成和他的全家为此感到万分羞愧。他不知道他的儿子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来。他感到窘迫、惭愧、恼怒，而且不知所措。村里长辈则要求必须整罚帝象，否则神将不会息怒，甚至降灾全村。孙达成一家人的辩解敌不过全村人的压力。这次恶作剧的结局确实出乎我们意外：帝象被迫忍辱离开了翠亨村。我们谁都没想到捣毁神像的后果，但帝象自己在策划和采取这一行动时却非常清楚其危险性。我后来了解到，他每做一件事都要事先考虑好目的、影响和最后结

果。也许这就是他为什么能非常冷静和镇定地在羞辱中离开村子，开始他自己的独立生活。他从不为任何事件所困扰，无论事情是多么严重。他孤身一人身无分文地去了广州。后来他就任中国第一任大总统时也是这样镇定自如。

二、学医、结婚、第一次造反

我不再叫他帝象，因为这个乳名只在他家居乡村的青少年时期使用。既然他在新的理想、和信念鼓舞下离开了翠亨村，我将报道他此后的独立行动，并叫他孙逸仙。

他到了广州，没有钱，没有朋友，更没有职业；但他意识到他拥有一种宝贵的财富，那就是他在洛拉尼学会的流利的英语。他去找广州英美医院的一个工头，凭着他的英语能力，被雇用担任见习办事员和翻译。虽然他的工作繁重而琐碎，但他再一次认识到与现代技术相比，中国医生的迷信和不完善的医术是多么落后。

一个名叫克尔的医生成为这个严肃、勤奋的中国青年的朋友并很器重他。有一天克尔告诉孙说，香港的教会将开办一家招收中国人的医科学学校。毕业于苏格兰的律师和外科医生何启博士带了一位苏格兰夫人回到中国，她死后留下一笔财产，由香港教会帮助开办了一所医院。这个医科学学校命名为爱丽斯医院，以纪念何启博士的妻子。年轻的孙逸仙立即为通过先进医学来帮助人民这个想法所鼓舞。他对克尔博士说：“我要进那个学校”。克尔博士为得到这个劲头十足的学生而高兴。

回头来看看我们的家乡，这里发生的一些事也影响着年轻的孙逸仙的生活。他的父亲一年前去世，按习俗，他的母亲觉得儿子已快二十岁，就写信给他说他该结婚了。她为他挑选了邻村的一位姓卢的姑娘。即使是那么有造反精神的孙逸仙也不能违抗母命，他回到翠亨村来结婚，尽做儿子的本分。他不认识这个女孩子，从未见过她，按习俗要到举行结婚仪式后才能见到。婚礼是有趣的中国老式的。婚后，他立即回到香港，准备进医科学校。在等待开学期间，他决定请美国公理会传教士为他举行洗礼。这个时期他的生活似乎是新旧混杂的。

一八八七年六月，詹姆斯·康德黎医生从英国来开办这个中国医学院。秋天开学，从一开始，孙逸仙就显示他是个有能力的、真诚的、勤奋的学生。他引起了康德黎医生的注意。康对他十分关怀，认为他不仅是学生和未来的医生，还是个人才。在孙逸仙的众多朋友中，他和康德黎的友谊是最忠诚和持久的。

在同学中孙也有一些密友。他对中国强烈而深沉的感情把他们吸引到他的周围。他向他们宣讲，他热切希望中国有一个新政府，中国需要正规的教育和先进的农业。在孙的指引下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有权向统治者提出要求。这种思想是非常激进的。但孙解释说，它的基本原则是很简单的，必须让人民吃饭、受教育。先进的农业可以使人民有饭吃，先进的教育方法和平等权利可以使人民都受教育。没有理由说人民不能管理自己。对年轻学生来说，这是振奋人心的思想，因为年轻学生是容易接受叛逆思想的。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即使孙逸仙本人这时也没有什么活动计划。他和同学们

一样，热情奔放，认为必须干一番事业，但应当怎么办，他也不清楚。因此，他继续潜心学医，仍想以医术来为他的同胞提供最好的服务。

遍布中国的形形色色的秘密社团风行一时，但多数团体说得多做少。孙的一个姓陈的同学组织了一个团体。我的叔父陆皓东也是这个团体的积极分子。孙逸仙对他的好朋友的活动也发生兴趣。各种历史事件激励这个团体加紧努力宣传革命道理，日本吞并台湾，使年轻人认识到军事力量和“现代化”对国家的安全是至关重要的。为了表现新的爱国主义和尚武精神，陆皓东设计了一面青天白日旗，后来，它演变成中国的国旗。

夜以继日地勤奋学习，孙于一八九二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医学院。同年，他和陆皓东一起受洗成为基督徒。他决心持之以恒地摒弃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方式，他不再用帝象这个名字而叫孙逸仙了。孙是他的姓，如同英国的史密斯或琼斯。而逸仙这两个字译成英语有自由神的意思，或者广义地说，有敢于自行其是的意思。

那时候，行医是不容易的，孙选择的第一个开业的地方是澳门，那里的医生妒忌这个掌握现代医术的中国年轻医生，认为是对他们自己职业的威胁，此外，孙必须使中国人信服舍弃旧医术采用现代医术的医生。开始上门求医的人很少，但经过几次治病和做手术，孙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在澳门，孙和各种秘密社团的成员讨论政治和议论政府。他惊奇地发现许多青年对中国有着和他同样的想法和希望。很多人和他一样，在教会学校上过学，通过旅行和接受西方教育开阔了眼界。他们回到中国，自然会看到她的缺点和落后，要

求变革。现在的青年学生，在大城市受过高等教育后回到家乡，不是也要把大城市和他的家乡作比较从而发现家乡的落后吗？向政府呼吁是徒劳无益的，甚至遭致坐牢或杀头之罪。也不能指望得到老年人的支持，因为老年人不是传统观念太深，不思改变，就是打心眼里害怕清政府。尽管清政府已经在中日战争中，在俄国和英国的巧取豪夺、敲诈勒索中丢了脸，但慈禧太后在中国仍大权在握。孙逸仙博士认为设法使慈禧太后为她的臣民做些好事比行医更有用处。他告诉他的一个朋友说：“如果我做医生，我一次只能治好一个病人，如果我帮助中国获得解放，我能同时治好四万万！”因此，他准备孤注一掷了。为了帮助他的人民，他义无反顾地离开澳门，抛弃医生工作，就象他过去离开他的故乡那样。

他和他的朋友陆皓东一起回到广州。孙是个天生的演说家，他们安排他去演讲。通过他的声音取得不少成绩。虽然他讲话时很平静。但他口音清楚，对听众很有说服力。然而，开头是不容易的。他不惜化费时间练习，象做其他事一样，他很快就精通演讲艺术了。孙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演说家，还是个天生的领袖，他的朋友们很快承认他为领袖。他们希望他通过演说，宣传他们的理想并把理想变为现实。

孙博士回到广州，把他的总部设在一个药店里，用这个药店作为革命活动的前哨阵地。一八九三年他和陆皓东经汉口去北京，亲身考察清政府的制度。他发现这是个腐败无能的政府。年轻的革命者们决定通过李鸿章上书政府，要求改进教育和农业，但很快遭到拒绝。

上书被拒，使孙和他的追随者认识到，用和平的方法永远也不会达到目的。只有暴力、革命才是出路！他们秘密开

会，筹款购买武器。一切都在秘密进行。

第二年是一八九四年，清政府忙于和日本打仗，孙看到这是个机会。经费是件大事，他决定去夏威夷请孙眉帮助。他哥哥终于信服了新事业的意义，和另一个夏威夷华人邓荫南成为第一批支持革命事业的富商。他们尽可能为孙提供资助，并帮助他动员当地人加入新成立的兴中会。当孙于一八九五年离开檀香山时，已有近百名会员。

邓荫南和孙一起回国，帮助他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部，他们打算以广州做起义的据点。

兴中会在香港开设了一个进口贸易公司，而在广州利用一个农业学校作为掩护起义活动的前哨据点。

九月九日，因武器装船时的疏忽，广州的海关官员发现了六百支手枪。政府密探通知皇家军队包围了广州总部，在那里抓走了陆皓东，苏西，朱贵全。孙博士在去总部途中及时得到通知，才免遭逮捕。

那时，我从夏威夷回乡结婚，虽然我了解情况，但谣言使村里人感到震惊。陆皓东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他不惜卖掉年轻妻子的首饰来资助革命运动。

我的姑妈住在广州，她来信谈到陆皓东的事扰得村人惶惶不安，没人能够理解这个鲁莽的年轻人为什么要去闹革命。

这个勇敢的小团体一开始就遭到不幸，而且很快在翠亨村引起令人惊恐的反响！我的姑妈立刻写信来说陆皓东被捕，孙逸仙被迫逃亡。我后来听孙博士说，他从广州逃到内地一个他在洛拉尼学校时的同学董风家，半夜把他的同学叫起来，请董搞一顶轿子，送他去澳门乘船赴香港。在这个英国租借地，他曾想去美国驻香港领事馆打听他们能否帮助陆皓东。

陆皓东坚决拒绝向清政府提供任何情况。

我们在翠亨村也进行了一次小小的革命。这时我刚举行过婚礼，族长（我的一位叔祖父）收到我姑妈的信以后，这个老头完全陷入了窘境。

他恼怒地从坐椅上跳起来又坐下去，引用信里的话，说这些年轻人发疯了，他们将使全村人丢掉脑袋！他唉声叹气地说，逮捕孙逸仙及其同党的命令已发出，因为他是族长，警方可能要他负责！他完全被吓倒了，不知所措。我想我是太年轻了，看他穿着长衫象木偶似地蹦跳，只感到很有趣，一面在思忖着这次打击何时将会到来。

终于他问我“你害怕吗？”我回答说我不害怕，我还说我断定我另外一个叔祖父，董家村（比我们的村大得多）的村长也不会害怕。我建议他去找这个亲戚，看看他是否也在伤脑筋，并征求他的意见。我的话似乎使我叔祖父高兴起来，不再害怕了，但他要我代替他去，因为他年老体弱。他急急忙忙地设法给我弄了一顶轿子，让我上路。我告诉他上午去时间较充裕。

第二天一早我坐轿子到了董家村。叔祖父是个做官的，我必须向他行官礼，所以我穿了长袍。在夏威夷过惯了自由的生活，对这些礼节我似乎感到很陌生了，因为我一直在外面上学，刚刚回来结婚。

叔祖父的房子在一座山上，很壮观。他的两个兄弟的房子也在这座山上，他们三人统治着董家村。这个村子有两千幢房屋，是这个地区的集镇。

登上二十一级台阶，到了叔祖父家，他家在一个漂亮的花园里。叔祖父在门口迎接我，我向他行作揖和三鞠躬礼。

他身穿全套官服，时而摆弄他那稀疏的长须以示尊严。我们终于在客厅里落坐，按习俗开始谈谈天气、花园、季节，直到叔祖父尖刻地说：“你一大早来有什么事？”我才感到应该开始说明我的来意了。

我有礼貌地答道：“来向您请安，叔祖父，我们不常来看您，我祖母念叨您是否安好。”

叔祖父摸摸他的胡子说：“你不会一大早老远来就为了这个，来，告诉我你究竟为何而来。”

他这样吩咐，我就可以谈实质问题了。我把村里发生的不幸事件统统告诉他，还说我那族长叔祖父不知该怎么办。

开始，他对这帮学生的古怪行为感到好笑，认为他们自命不凡，但没有什么害处。当我谈到姑妈来信说她的侄儿陆皓东被捕，可能很快要被杀头时，他拽动两撇胡须，从椅子上跳起来说：“你们这些无权无势一介草民怎么能搞推翻政府这样的大事？这是造反，叛逆！”他接着又训斥了一遍，我只是静静地听着，等他消了气并坐下来。

“您有丰富的经验”，我说“您一定要告诉我们下一步怎么办？怎样对待清兵来搜查孙逸仙和陆皓东的家。”我们都知道，这两个莽撞小伙子的家一定被查封，虽然他们的家人已离开家。孙博士派人把家人接到香港去避难了。

叔祖父猛拽他的胡须，拽了一边的又拽另一边的，一面沉思着。他问我们族长有没有关于治安条例的书。我说我不知道。叔祖父拿出他的书说应当让族长看看有关查封的几段。他还说村里的当事人要好好招待士兵，陪着他们去搜查（尽可能带他们）绕弯路。然后说，根据书上规定，可以按军队行走的路程给予“报酬”。你只能提出这点建议，如果